

痛苦的升华 泪水的结晶

——舒婷诗歌创作新论

刘广涛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舒婷诗歌既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是苦难的升华,泪水的结晶,具有心灵日记的特点。在艺术上,舒婷诗歌构建了一个真善美的世界,比较和谐地融合了古典美和现代美,在现代诗歌民族化方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无论就思想还是就艺术而言,舒婷诗歌创作都给当代中国诗坛带来许多重要启示。

关键词: 舒婷;诗;新论

立足新世纪中国诗坛回首当年风起云涌的朦胧诗大潮,不能不提到舒婷。舒婷的名字在诗坛已经家喻户晓,对其诗歌创作的评论文章数量之多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就连新生代诗人们提出的“Pass 舒婷”的口号也被一本本教科书翻来覆去地引用,成为一种庸俗的时髦。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场朦胧诗论争中,如她本人所说,“我的名字像踢烂的足球在双方队员的脚边盘来盘去,从观众中间抛出的不仅是掌声、嘘声,也有烂果皮和臭鸡蛋。”一个诗人的名字被反复言说,这个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朦胧诗的大潮退却之后,国内诗坛又很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几番热闹几番落寞,如今连论争的意气和兴趣也渐渐消隐。鉴于此,笔者立足当今,对舒婷诗歌创作从几个角度加以重新审视和探讨。

一、舒婷的诗歌是苦难和匮乏的产物

离开舒婷的经历和其诗歌创作的特定语境就难以理解舒婷。她的诗歌是苦难和匮乏的产物。在《惠安女子》这首诗中,舒婷提示人们在欣赏那位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的惠安女子时,切莫忽略了她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舒婷本人不就是那位“惠安女子”么? 1952年,舒婷出生在厦门鼓浪屿,她从刚懂事起就品尝到生活的苦涩。父亲被打成右派遣送到边远的山区,母亲大概为了不使孩子受政治牵连而和父亲离异,舒婷的童年就在外婆家度过。感情丰富而性格纤弱的母亲愁肠百结,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种童年经历给自幼敏感的舒婷以极为深刻而又久远的影响。后来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人生境遇中有多首诗歌是写给母亲的,有

收稿日期:2001-03-30

作者简介:刘广涛(1963.11-),男,河南省台前县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的是悼念,有的则是向母亲哭诉苦衷。1969年,17岁的舒婷在“上山下乡”洪流中到闽西山区插队劳动。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的物质生活给年轻的女诗人上了一堂严肃的农村生活课。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舒婷开始了诗歌创作。她最初的一些诗,几乎都是附在信中写给朋友的。这形成了她后来诗歌创作的一个特点:许多诗最初都有具体对象。这个时期的舒婷同知青们“目睹了血腥的光荣”,也“记载了伟大的罪孽”,她甚至“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舒婷获得了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感受,酝酿了对土地的丰厚感情。后来她在《馈赠》一诗中写道:“我的全部感情/都是土地的馈赠”。《土地情诗》中舒婷表白:“我爱土地,就像/爱我沉默寡言的父亲……我爱土地,就像/爱我温柔多情的母亲”。在舒婷的感觉世界里,大地——是“血运旺盛的热乎乎的土地/汗水发酵的油浸浸的土地”,是“冰封的、泥泞的、龟裂的土地/忧愤的、宽厚的、严厉的土地/给我肤色和语言的土地/给我智慧和力量的土地”,是“黑沉沉的、血汪汪的、白花花的土地/葳蕤的、寂寞的、坎坷的土地/给我爱情和仇恨的土地/给我痛苦和欢乐的土地”,而诗人把自己的诗行比作“沙沙作响的相思林/日夜向土地倾诉着/永不变质的爱情”。理解舒婷对土地的感情对理解舒婷的诗歌世界至关重要。土地,既是生活又是现实,是诗人一切情感的立足点。有这个立足点和没这个立足点是不一样的。在诗歌中,思接千载情游八荒、高蹈逸韵天马行空式的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是可行的也是可爱的,甚至有没有这种超越成为衡量诗歌艺术境界高下的标准之一;但是,只有立足于大地之上的超越才是真正的超越。大地伤痕累累,依旧养育了一代儿女。舒婷以她忧郁的歌声深情地唱道:“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膀;——祖国呵!”这样的诗句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颂歌,在那假大空诗风笼罩四野的语境里,

舒婷以带血的歌喉在和土地对话。面对灾难深重的大地,诗人艾青也曾深情地唱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也有对苦难大地的哀歌。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时精辟地指出:“普希金特有的因素是主宰(他的)这些诗的一种哀歌式的忧郁。普希金的忧郁绝不是温柔脆弱的心灵的甜蜜的哀愁,不是的。它永远是一颗坚强有力的心灵的忧郁。”普希金、艾青、舒婷在对苦难大地的忧郁的哀歌中,都包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和强度。

朦胧诗诞生于中国大地苦难岁月的黑夜时分,有着鲜明的历史烙印和历史感。面对那个荒谬的时代,北岛以冷峻决绝的方式叛逆挑战的姿态独自审判着时代的荒谬,顾城以心中童话般纯银的钥匙试图开启理想国的大门,成为那个真善美女儿国中的无冕之王;舒婷呢,她以忧郁的歌声、流泪的眼睛为大地虔诚地祈祷上苍,以风中燃起的一盏盏灯笼同每一个夜归人真情对话,而她自己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1972年,舒婷以自己姨妈继女的身份被照顾回城。这年我们的女诗人20岁,正值风华岁月。然而,生活并未在女诗人面前铺满鲜花。舒婷渴望工作渴望自立渴望有一个献身生活的岗位,但却整整待业三年。她做过多种临时工:泥水匠、炉前工、灯泡焊接工、织布工、统计员、推销员、讲解员……基于自己生活境遇的切身体验,舒婷用诗表达着对美好人际关系的向往,用诗关注着弱小生命的生存,用诗安慰着进取的勇士和受伤的心灵,用诗表达着一个普通女性所应有的自尊自爱自强。现实中所匮乏的,舒婷就用她的诗歌构筑。痛苦,一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她的诗就插上了超越的翅膀。在这个层面上,舒婷又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船》描写搁浅在礁岸上的一只小船,距离海面只有几米,“咫尺之内/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隔着永恒的距离/他们怅然相望”。对此情景,诗人发出激情的追问:“难道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这首创作于1975年的诗,在那个匮乏自由的年代里抒发了对自由的强烈呼唤。

《致橡树》既是对理想爱情的大胆追求又写出了觉醒的女性对自由平等人际关系的追求和向往。“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种独立自主的女性人格，赢得一代青年的认可、赞赏和崇敬。匮乏的年代最主要的还是精神的匮乏，阶级斗争口号充斥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时代，人心干枯如同沙漠，普遍需要精神交流中的真情和温情。诗人舒婷相信，“通往人心的道路总可以找到”，她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对“人”的一种关切。对朋友，无论是诗友学友工友还是忘年交，舒婷都以诚相待以诚相交，她的友情诗蕴涵着强烈的情感浓度而又毫无矫情和做作；对于众多素不相识的普通读者，舒婷亦敞开心扉以其诚挚细腻的温情慰藉、鼓励着一颗颗受伤、失落、迷惘的心。在《赠》这首诗中舒婷为一位困境中的朋友“扼腕而叹”，又为其思想的觉醒“举手加额”。“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如果你是树/我就是土壤”，这诗行中蕴涵的深意怎能不令困顿者振奋精神重获力量？在《这也是一切》这首著名的赠答诗中，诗人写道：“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不是一切歌声，/都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诗歌《也许？》写道：尽管“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路开始就错结果还是错”，甚至“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燃尽生命烛照黑暗/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诗人仍然执著地相信：“泪水流尽，土壤更加肥沃”、“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甚至“为一切苦难疾呼，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并且“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这不仅是对友人的鼓励，也是对自己内心信念的表白和确立。这样的诗既是个人化色彩很强的“私语”，又是特定时期一代青年心和心的交流与对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从历史的废墟中站起的女诗人舒婷以她柔弱的肩膀自觉地承担着责任，寻找着意义

和价值。甚至“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走入禁区，也许——/就在那里牺牲/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也要“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这就是舒婷。立足现实的苦难使她的诗歌获得沉甸甸的分量，对苦难现实的超越使她的诗歌温婉灵动昂扬向上——“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二、舒婷的诗歌世界饱含复杂的泪水

我国著名女作家冰心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舒婷的诗歌世界是一个真善美的世界，里面却饱含着复杂的泪水。有位朋友在1976年致信舒婷：“正是鼓浪屿的花朝月夕，才熏陶出一颗玲珑剔透的心。”舒婷则告诉他：“不知有花朝月夕，只因年来风雨见多。”像人们忘情地欣赏“惠安女子”的优美而每每忽略其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那样，诸多诗歌评论者往往忽略舒婷诗歌中的泪水。舒婷的不少诗歌具有心灵日记的特点，透视其心灵日记中的斑斑泪痕对探测诗人心路历程中的情感轨迹不无裨益，它为从心理心态角度研究诗人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舒婷诗歌世界之饱含复杂的泪水具有主客观双重原因，蕴涵着丰富斑驳的现实人生因素和精神情感内容。就客观方面而论，正是特定年代里现实世界人生的苦难和匮乏构成了诗人流泪的外部原因，对此上文已有论及；就主观方面而论，由于受母亲敏感多情血质的影响，童年时代的舒婷就依恋温情、性格孤傲、泪腺丰富，加之父母婚姻的不幸、母亲过早地离世、辍学下乡回城待业、朦胧诗论争中屡遭善意误解亦或恶意毁谤，这一切都使舒婷的心灵经历痛苦的炼狱。中国俗语云：“山高泉多，人善泪多”。舒婷的泪水一部分是缘于自我身世自我不幸，更多的则是缘于对别人的同情乃至对众生的博爱。当舒婷徘徊于心灵的炼狱之途时，老诗人蔡其娇伸出热情之手及时提携点拨：“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舒婷深有感触，将老诗人的诗句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成为砥砺精神的座右铭。

在《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这篇散文中，舒婷写道：“敏感，依恋温情，不能忍受暴力，是人类的善良天性之一。善良造成痛苦，人间的痛苦形形色色，每一种痛苦都可能是一剂毒药，如果没有理想的太阳高高照耀，如果不是‘为了不可抗拒的召唤’，人怎能有力量翻越这无穷的障碍奔向目标呢？”在《生活、书籍与诗》一文中舒婷写道：“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早年那种渴望有所贡献，对真理隐隐约约的追求，对人生模模糊糊的关切，突然有了清晰的出路。我本能地意识到为人流泪是不够的，还得伸出手去。‘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当你发光时，我正在燃烧。鼓舞人、扶持旁人，同时自己也获得支点和重心。”对人，尤其是对人的心灵的关切，在舒婷，一方面是作为价值尺度成为其人生追求和审美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其创作的关照方式，通过对人的不幸、痛苦和哀伤的理解、抚慰和激励，来表达她对人的信念和人生关注。受过伤痛的心灵最具资格抚慰破碎中的心灵。舒婷收到过一封来自劳改农场的信，来信者还是个诗歌爱好者。舒婷复信鼓励这个年轻人，希望他经得起一时冷落的考验，将来以一个堂堂男子汉的身姿汇入社会人生。舒婷写道：“……爱诗的人至少是个会梦想的人。但诗可能是块坚硬的磐石，也可能是根柔嫩的柳枝，只有当你自己直立的时候，它才是你心中的灯，而不会变成草尖上的露水。”舒婷看重诗歌对人心灵的慰藉作用，但并没有夸大其价值从而把诗歌当成挽救世道人心的实用工具，她是从艺术审美的层面上理解诗歌的。“通望心灵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诗；一个具有正义感又富于同情心的人，总能找到他走向世界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诗；一切希望和绝望，一切辛酸和微笑，一切，都可能是诗，又不仅仅是诗。”舒婷对诗歌的理解饱含对生活与艺术切身融入后的颖悟，充满辩证思维，闪耀着单纯而又丰富的思想光芒。

世俗世界每每嘲笑和鄙夷泪水，泪水常常跟女人连在一起而女人又跟软弱连在一起。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女人啊，这是弱者的名字！”，中国也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男儿有泪不轻弹”之说。其实，任何泪水都不应受到嘲

笑和鄙夷——因为泪水不像笑容那样廉价和媚俗，它常常包含着悔恨和思索、不满和抗议，它蕴藏一种悲壮之力。舒婷诗歌世界中的泪水既是柔弱的又是刚强的。《珠贝——大海的眼泪》一诗中，舒婷认定珠贝即是“大海滴下的鹅黄色的眼泪”，它是“无数悲喜中/被抛弃的最崇高的诗行；……无数年代里/被遗忘的最和谐的音乐”。“撒出去——/失败者的心头血，/矗起来——/胜利者的纪念碑”。这里有大海的“泪水情结”，更有作者本人生命和诗歌创作中的“泪水情结”。再看如下诗句——“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思念》）；“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许有一次热恋/永不能相许/要哭泣你就哭泣吧，让泪水/流呵，流呵，默默地”（《四月的黄昏》）；“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这也是一切》）；“也许泪水流尽/土地更加肥沃”（《也许？》）；“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无意在此收藏舒婷诗歌中的泪水，其间蕴涵丰富复杂的精神内容和情感层次。需要提示的是舒婷还有部分诗歌，表现的是流不出的泪水。《呵，母亲》这首诗表达了那种无泪的悲痛——“……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如今戴着荆冠，我不敢，/一声也不敢呻吟。/呵，母亲，/我常悲哀地仰望你的照片，/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呵，母亲，/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不是急流，不是瀑布，/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在诗歌的十字架上》抒发了献身者内心深处欲哭无泪、最软弱而又最悲壮的苍凉情怀。“我献出了/我的忧伤的花朵/尽管它被轻蔑，踩成一片泥泞……我钉在/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任合唱似的欢呼/星雨一般落在我的身旁/任天谴似的神鹰/天天啄食我的五脏/我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那篇寓言/那个理想……虽然我累了，妈妈/帮助我/立在阵线的最前方”。为了诗歌，为了理想，为了真理，这位柔弱温情的女诗人表现出何等刚毅的精神力量！

三、舒婷的诗歌构建了一个真善美的艺术世界

狄尔泰说：“诗把心灵从现实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激起心灵对自身价值的认识。”海德格尔也说：“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出神圣。”他还大声呼喊：“哪里有贫困，哪里就有诗性。”现实的苦难和匮乏不但没有泯灭舒婷的诗性反而激起了她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在《语言为舵》这篇散文中，舒婷写道：“写诗最初只是拯救自己的一种手段，它令我在失学失业以及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轧得心力交瘁的岁月里，坚持了最低限度的自尊。无论在贫乏的从前或是奢侈的现在，自尊仍是必不可少的品质之一。这种精神的自助后来变成了他人的火把与拐杖，是因为他们的困境和我的相似。”靠着写诗这种自救手段，舒婷战胜了苦难和匮乏，并且构建了一个真善美的艺术世界，她在黑夜里燃起了熊熊的精神火炬，温暖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在舒婷的诗歌世界里，真，主要表现在情感的真挚上面。如果说诗歌是“生活溶解于心灵中的秘密”，那么舒婷善于表现的就正是那种“心灵秘密”。无论是在“假大空”诗风盛行的年代里还是在朦胧诗被质疑的岁月里，舒婷都以心灵日记的形式大胆披露内心深处隐秘的感情。诗人献出了自己“忧伤的花朵”和“最初的天真”，尽管“被轻蔑，踩成一片泥泞”、“被亵渎，罩着怀疑的阴云”，甚至“被钉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但她并没有丝毫退缩。“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写什么？怎样写？都听从内心不可抗拒的召唤”。——舒婷如是说。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把诗人分为“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主观诗人偏重于表现自己的内在世界，客观诗人则擅长于再现外在世界。就其骨子内的气质来看，舒婷显然应该划归主观诗人的行列。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内倾型的主观诗人，舒婷并未对现实闭上眼睛，一味沉浸在自我情感的世界里，而是将自我与时代结合起来，从时代的发展趋势提升自我的情感要求，以诗的方式呼唤人性的尊严。她的《致橡树》《神女峰》等作品，因为

具备时代精神的高度而受到人们的赞誉。当下的诗歌创作界有一种疏离现实的倾向，“躲进小楼成一统，哪管春夏与秋冬”，殊不知诗人在疏离现实的同时，现实也疏离了诗人。所以舒婷的诗歌对当下诗坛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在舒婷的诗歌世界里，善，主要表现在把个人的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眼泪。同其他朦胧诗人一样，舒婷把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作为其诗歌的思想内核，这一点同“五四”文学的主题内容是极为相似的。在舒婷的诗中，表现最多的是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和对奴性人格的否定、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对人性情感的宣泄，《流水线》表达了失却自我的忧伤，《神女峰》表达了对压抑人性的道德戒律的抗争，《一代人的呼唤》和《人心的法则》等诗篇则大声呼唤真理和言论自由。社会正义、价值理性、人性自由、精神启蒙构成了舒婷诗歌世界的精神支点和情感依托，也构成其诗歌世界善的主要内容。从这点上说，舒婷的诗歌既是对“五四”启蒙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文革地下诗歌”的启蒙精神的接续。在舒婷的诗歌世界里，美，表现在多个方面，从而形成舒婷诗歌的艺术个性。首先，从美学风格上看，舒婷诗歌既有“温柔敦厚”的古典美，又有“激扬奋发”的现代美，她的诗歌成功地熔古典美和现代美于一炉，就在这种融合中凸现出自己的风格。舒婷的诗歌有温柔敦厚的一面，“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还休”。当年冰心笔下描写梦中诗神的句子正好可用来形容舒婷诗歌的古典情调，她那女性特有的温柔而又忧伤的诗句总是给人以精神慰藉；舒婷的诗歌又有激扬奋发的一面，《致橡树》《神女峰》等诗歌表现出的现代女性意识和叛逆精神，使得舒婷的诗歌情怀从根本上有别于古典诗歌的闲情逸致或落寞闺怨，那个“迷惘”、“深思”、“沸腾”的抒情形象体现了舒婷诗歌中鲜明的时代感和现代精神，而那些激扬奋发的诗句又总是给人以思想启迪。其次，从情与理的关系上看，舒婷诗歌中的情感和思想结合得较为完美。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中，就思想的深度而论，舒婷不如北岛；就想象的诡秘和奇异而论，舒婷不如顾城；

舒婷的诗歌以其独特的风格赢得数量众多的读者的喜爱,其魅力就在于情和理的完美结合。诗歌可以言理,但它在本质上却是抒情的;而以抒情为主的诗歌又往往因为缺乏理的介入而流于浮泛浅薄,尤其是女性诗歌易患此症。舒婷的诗歌一方面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以情动人,以情取胜;另一方面,由于理的恰当融入使其情感具有了风骨,情与理交融辉映,相得益彰。第三,从艺术手法上看,舒婷对象征、隐喻、意象、蒙太奇等手法运用得非常熟练,为其诗歌增色不少。舒婷善于为自己的内在情感寻找恰当的外在对应物:大海的珠贝,搁浅的小船,双桅船,橡树和木棉……这些意象在舒婷的诗歌里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象征和隐喻手法的运用使得舒婷的诗歌含蓄蕴藉,耐人寻味。同是运用象征手法,舒婷不同于艾青。艾青善用整体象征意象,舒婷则善用分散象征意象;艾青的意象单纯,舒婷的意象密集。同是运用密集意象,舒婷不同于北岛。北岛的意象隐晦而寒冷,舒婷的意象明净而温暖。同是使用蒙太奇手法,北岛的切换神踪诡秘,舒婷的切换则有迹可寻。另外,舒婷还善于使用排比、对照、特殊句式等

艺术手法,这些手法既丰富了舒婷的诗歌艺术世界,又成为其诗歌艺术个性的独特标志。第四,从语言运用上看,舒婷的诗歌体现了现代汉语的语言美感:用闻一多的表达则是“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音乐美”方面,舒婷的诗歌讲究韵律,可读可诵,琅琅上口;“绘画美”方面,舒婷的诗歌讲究词语的运用,新颖别致雅俗得当,追求陌生化而又不流于晦涩难懂;“建筑美”方面,舒婷的诗歌没有固定模式,但每首诗在排列上都注意大致的整饬、和谐、匀称。可以看出,在艺术上,舒婷的诗歌比较和谐地融合了古典美和现代美,在现代诗歌民族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综上所述,无论就思想还是就艺术而言,舒婷的诗歌创作都给当代诗坛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作为当代诗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舒婷也得到了诗人应有的光荣,舒婷的诗歌名句和名篇已为当代诗歌爱好者耳熟能详。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朦胧诗诗人大都风流云散了,戴着诗人桂冠的舒婷也放下了手中的诗笔改做散文了。但是对于舒婷诗歌创作,读者才是真正的评判者。

The Sublimation of Distress and the Crystal of Tears: On the Creation of Poems by Shu Ting

LIU Guangtao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Gaining a footing on the new century poetic world of China, the author reviews the past trend of "Obscure Poems" and studies the creation of poems by Shu Ting, a Chinese poetess, who has been one of the typical poets of "Obscure Poem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hu Ting's poems are the result of the sublimation of distress, or the crystal of tears, that her poems are not only based upon the reality but also transcend the reality, and that her poems construct a world of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Moreover, Shu Ting's poems also blend harmoniously the classical beauty with modern beauty, making a great stride on the way to nationalizing modern Chinese poetry. As far as both arts and ideas are concerned, Shu Ting's creation of poems brings a good deal of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temporary poetic world of China.

Key words: Shu Ting; feeling way; diary of soul; mood of creation; personality of arts

(责任编辑:吴晓明)